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 
第二十三回 純陽觀求桃卜卦 聚陰臺遇鬼問神

七竅拾衿歸里，賀客盈庭，凡屬親朋，無不疊肩贊賞。有此番榮耀，彼遂愈懷進取，道門故事絕口不提，心念中惟有三緘，常欲與之連牀風雨。故托尋師肄業，以訪消息。不知三緘久已厭居鬧攘，市塵絕跡，且題四語於壁間云：「自此征車不濫行，名場利藪兩無心；衷懷只愛山兼水，膝下承觀學古人。」三緘自題此語句，如湯盤夏鼎銘之，以為左史右監，即村後村前，未嘗一往。因取其所居之地曰「磬澗」，似以隱士自處，毫不干及世事焉。時至上元佳節，王母以蟠桃仙釀大宴群真，清虛、凌虛、碧虛、雲衣、霞衣諸真人列坐筵中。一時仙樂嗷嘈，祥光繚繞。

酒逾三盞，雲衣子曰：「今承王母懿旨，宣詔宴賜瑤池，為仙之榮，亦已極矣。奈何屈指計之，非未有天地，即初分天地之仙，漢代以來數百載中所成者寥寥無幾。此豈煉道無人歟？實道多旁迂，而正軌未明於世也。不然，何求道者眾，而成道卒鮮哉？王母常以此為恍，因命道祖闡明。當日八卦臺前道祖托之紫霞，群仙議彼門徒虛無子脫胎入世，肩此大任。殊意貪名好利，竟入迷途。紫霞真人為之挫折百般，使彼名利熱心化為淡水，而今隱居不出，棄道如遺。諸真人其將何以處此？」清虛曰：「三緘之淡於求道者，徒以有父母在耳。不如收彼親魂，以絕其望，然後徐徐引入，諒能從之以易。」紫霞曰：「三緘雖屬仙根，前劫雙親已喪，以孤兒而入三花觀內，習道勤苦，吾故度之。承上皇仁恩，封以仙職，其實所缺者孝也。仙道缺此，終難成其不滅不生。今到塵凡，必使之孝行克盡，無虧首善，大器方成。此時即令親亡，甚為不可。」碧虛曰：「吾思三緘父母體尚康強，孝未盡於艱難，亦不見大。可命值日查彼父母庚甲，如病符宮未到，暗與移易，以為盡孝之一助焉。」諸真曰：「碧虛所言甚善。」遂傳值日查之。值日查後，報曰：「三緘父母本年俱犯凶星。」碧虛曰：「如此不必力費轉移矣。」計議停妥，諸真宴罷，謝恩而出。

無何，三緘父母雙雙疾臥牀頭，三緘日侍榻前，竭盡子職，熬湯煎藥，衣不解帶者半載有餘。然即日夜奔馳，心無厭倦，凡一切飲食，常常問其所欲。所欲何物，務必拘至，其心始安。

不覺春秋易混，冬雪飛花。母在榻中，呼三緘而告曰：「兒父之疾漸漸減卻，大約無虞，為娘近來飯食不思，恐孽死矣。」三緘泣曰：「老母撫兒育身，費盡辛苦，兒於當日誤聽野道狂言，拋別椿萱，四方訪友，子職絲毫未盡。繼奉母命下帷數載，定省愈疏。幸而得舉孝廉，昆明出仕，食王厚祿，娛親老境，兒又得以膝下瞻依。孰知命運不辰，官階四失，蠻方充配，遠背親顏，兼使高堂日日倚闥痛哭。不孝之罪，伊於胡底？只意釋罪歸里，選地而避塵囂，常與吾親相依晨夕。乃未逾一載，而疾臥牀榻，不絕呻吟，如其得痊，盡孝尚有日也。倘參苓罔效，夢赴泉臺，安遂兒心。」所言至斯，大哭不止。母曰：「為娘無多生育，只有兒身。父母所靠者兒，祖宗所賴者亦兒，兒誠一發千鈞之所維繫也。最足慮者，求鳳不就，至今乏偶，李門血食，似續猶無。娘若歸陰，兒速納彩娶媳，否則九泉之下心亦不甘。」三緘拭淚言曰：「謹遵母命。但母近日不思飯食，別有所欲之物乎？」母曰：「他物俱已不欲，但得一二鮮桃入口，解得心熱，其身乃安。」三緘曰：「母既欲此，待兒四處訪之。」母曰：「兒速出訪，務必將桃尋得，以慰娘心。」三緘於是不避風雪，前村後郭，遍訪此桃。人咸謂之曰：「桃花開於春，子熟於夏，以隆冬而求是物，恐非其時。」三緘曰：「桃種不一，熟於夏者謂之夏桃，熟於冬者謂之雪桃。今正雪桃成熟候也，何謂無乎？」鄉人聞說「雪桃」二字，以為強辯，不復與言。

是日尋桃未得，晚歸，其母索之甚急。三緘意亂心慌，恨不一時將桃奉母。晨起披星忘食，且忘路程遠近而求之焉。正在長途一步一趨，偶遇一叟，持杖偃偻，欲前不前，欲後不後，阻著去路，緩緩而行。三緘曰：「老翁稍遲步履，小子有事甚急，待吾前奔。」老叟曰：「爾有何務，如是其急耶？」三緘躬身告曰：「為母疾思桃，尋訪四方，是以不敢稍緩。」老叟曰：「如是，此時他桃無有，惟雪桃正熟。」三緘曰：「果有雪桃乎？」老叟曰：「何嘗無之，寒家尚種數十株耳。」三緘遂下拜曰：「翁家既有，祈賜一二，重賞以銀。如母疾痊，他日尤有厚謝。」老叟曰：「一桃耳，何足為奇。爾隨吾去，每株摘一與爾，都可盈筐。」三緘喜不自勝，即隨老叟步步前進。

無如叟行甚緩，竟到夕陽將墜始至其家。

叟導三緘入戶，煮酒作食畢，坐於中堂，談論多時，並不言與桃之事。三緘忙甚，執銀在手，向叟言曰：「翁言與桃，謝銀在此。」老叟笑曰：「吾幾忘矣。」遂向內室呼曰：「老妻來。」連呼數聲，一老母出而問曰：「爾呼吾何說？」老叟曰：「此位後生因母疾思桃，不辭奔走，尋訪未得，吾曾種有雪桃數株，爾去摘十餘枚與之，以成彼孝。」老母曰：「爾癡耶？爾去歲方在純陽觀攜回嫩樹，甫種一載即結子耶？」老叟閉目思而又思，曰：「真是去歲所種，怕未結子耳。」老母怨之曰：「爾何誑這後生奔走於此？」老叟曰：「吾見彼忙忙促促，欲先我行，故誑之以與閒談，俾吾忘勞易歸也。」老母曰：「爾誑後生事小，使彼老母牀頭渴望，誰之咎歟？」老叟不語。

三緘處此，欲去則野鳥歸林，晚煙密布，急得手足慌亂，無可如何。老母見而慰曰：「後生毋容著急，在此暫宿一宵，明日去到純陽觀中，自得雪桃以食爾母。」三緘曰：「此歷純陽觀，途有幾何？」老母曰：「不過二三里耳。」三緘曰：「老翁誑吾，老母之言諒屬是實。」老母曰：「而今世上，無信男子多過女流。吾生平不言則已，言則必中。」三緘聞說，俯首思曰：「不得老叟誑吾，安知雪桃所在。」暗暗欣喜，自不必說。

是夜，老叟又設山肴待之。老母笑曰：「誑人還自誑，山肴失亦廣。」老叟曰：「今算我不賅，二次弗亂講。」二老言已，相與大笑。飲畢，老母撤去杯盤，導三緘於臥室。三緘思桃心切，坐待天明。老母呼一小孩，竟導三緘向純陽鎮外純陽觀而去。

及至觀，重門緊閉，欲進無從。幸得門外有一老道坐於棚中，案上竹籤一個，龜殼一個。三緘知與人卜休咎者，因人觀不得，遂退至棚前。老道詢曰：「子問簽乎，卜乎？吾簽卜極靈，爾試將所求何物默禱心內，如斷不准，誓不作此生涯。」三緘曰：「果爾，敬求道長為吾一卜。」老道曰：「爾欲求卜，須報時來。」三緘信口報一「卯」字。老道剛將龜殼一搖，先墜一「爻」字，圓轉不歇。老道也不重卜，即書四語云：「今是辰時子報卯，過時之物難取討；父子落下自轉旋，來人心事忙不了。」下批：「來人祈桃，心忙意急。」三緘驚曰：「敢問道長，何以知吾求桃乎？」老道曰：「卯加二點為卯，圓物也，故知是桃。然時已冬季，過時之物，諒非所有者。又於所報之時決之，兼之父子落下，先得乾卦，乾乃春氣，春日忙忙，故知子心極其忙促耳。」三緘曰：「道長之卜果靈。吾本為母求桃，尋至此間，不知桃可得否？」老道曰：「爾暫候之，必有二人攜得雪桃至此，但人每筐內只一枚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再求道長卜吾父母之疾。」老道卜已，曰：「爾之父母，本年明歲尚無礙處，後載難逃。」三緘曰：「母先乎，父先乎？」老道曰：「母先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可有解乎？」老道曰：「大限已定，如何解之？」三緘將銀謝後，果有二人攜筐而前，每筐一桃，大如鵝卵。三緘問曰：「爾桃何僅一枚耶？」二人曰：「中平者俱已售盡，此桃較大，價高而買之無人，故尚存焉。」三緘於是加倍與銀，急急攜歸。

其母詢曰：「吾兒昨夜止宿何所？」三緘曰：「兒因求桃不得，宿於農家。今天訪至純陽觀中，始得此桃持歸奉母。」母曰：「兒速剖來，待娘嘗之。」三緘剛剖一枚，母食其半，曰：「娘不欲矣。」轉以奉父，父亦卻而不食。三緘謹將此桃收好，不敢自吞，恐親索時難於尋覓。是夜母忽呼曰：「拿來，拿來。」三緘曰：「母要桃乎？」不應。近前大呼，仍不應。

三緘駭，上榻扶之，已不醒人事而沒矣。三緘大哭不已，當呼鄰舍幫辦喪事。家一老婢曰：「相公勿忙，老夫人鼻息如絲，尚未沒也。不過夜半，必復活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好好候著。」候至雞鳴，其母四肢微微欲動。老婢曰：「夫人氣將回矣。」竭力扶之。三緘遂命二三女婢同登榻上，相為扶持。只聽喉中格格作響，響後，四肢運動如常。三緘連呼不輟，母始突睜雙目而詢曰：「爾三緘耶？」三緘應之曰：「然。」母曰：「駭煞吾也。」三緘曰：「母臥榻所，無人驚動，何駭之有？」母曰：「兒來前，待

吾一一告爾，可知各人生死各人了，若子若女不得替得絲釐。」三緘曰：「母言如是於昏絕之際，殆有所見乎？」

母曰：「吾在榻中正與談兒，忽然兩目朦朧，一物不見。頃刻，又似清爽吾未病時，吾思暫出門前以視園蔬，殊剛出外，倏來二役呼吾同行。吾不肯隨，一扭其髮，一執其手，拉至宅左，復以黑索加吾項間。步履稍遲，則執索者極力前奔，其項痛入骨髓。行約數里，至一坦道，行人半屬拘繫，前後相隨，有如行市，男男女女，錯雜不分。不知路去幾何，遠見一臺高而且大，男女至此個個向臺拜舞，臺上黑煙如霧。俟男女皆到後，微風起處，黑霧無存，中現一官長森嚴可怕，旁有小吏按冊唱名。唱一名，官長以硃筆塗之；塗一名，則由臺下而去。久之，小吏呼吾姓氏，吾應之，官長停筆移時，向吾言曰：『爾死期尚未至也，可由聚陰臺左去看為善之報、冥律之嚴。』吾云：『路徑不知。』官長即命一紅綠眉髮面貌如雪之女婢，導臺左而去焉。由此道遊人甚稀，對面一途財人眾濟濟。吾欲詢於女婢，視彼默然無語，不敢與談。過臺不久，見一市鎮黑氣盤旋，往來行人有披髮赤足者，有青面獠牙者，吾畏甚，卻步不前。女婢曰：『勿畏，隨吾而入，自屬無妨。』入市數武，耳聞人聲呼救，哭泣如麻，皆在一小小室中。極目視之，或以叉刺，或以錘擊，或在劍樹，或在油鼎刀山，所受之刑紛然不一。駭而問曰：『受刑者何人？』女婢曰：『皆在陽世造惡者也。』吾見慘切如斯，心膽俱碎。女婢似知吾畏，導吾西行，亭臺樓榭，雕龍刻鳳，入目生輝。女婢曰：『是地較前奚若？』吾曰：『是地美甚，不似前之黑暗難堪。』女婢曰：『爾既云美，可入室以觀其尤美者焉。』言已，導吾先入一室，室中盡屬道士，有老有幼，各著五彩仙服，其間品坐。吾與女婢剛立片時，忽來紫蓋紅旗，幢幡羽扇，迎接眾道士直入半霄。吾問女婢曰：『此屬何功，如是榮耀？』女婢曰：『此在世上人情看破，學習大道，道成而拔宅升仙者也。』吾曰：『拔宅升仙，宜僅男子，何以有女流耶？』女婢曰：『大道至公，無分男女；但能精習，俱可成之。』吾曰：『每一仙車，又胡有老翁老嫗？』女婢曰：『人能習道成真，上超七祖九玄，同入大羅，享受仙福，不墜地獄，不落輪回之苦耳。』吾聞之而慨然曰：『惜吾老矣，不能入此道門。』女婢曰：『爾子三緘道骨珊珊，且正青年，習道無難成道。如肯《黃庭》苦誦，爾他日亦仙車中之老母也，何用愁為？』談談論論，又隨女婢入一宅中，宅有高樓，樓下盡皆僧侶，各服袈裟一領，亦以仙樂迎之。吾曰：『此何仙也？』女婢曰：『此世上為僧者，真心一片，能守不二法門，沒後成仙，猶之道士也。』吾曰：『學道學釋，仙俱可成，不知儒道若何？』女婢曰：『可前視之。』前至一帶房廊，內坐文人數十輩，概著袞龍繡服，彩色炫人，仙樂鳴時，分隊而去。女婢謂吾曰：『爾知之否，此即儒門士也。』吾曰：『士有何道，沒享此榮？』女婢曰：『爾未見前面之旌乎？有書孝子部，悌弟部，忠臣信友等部者，所以各依其類而去之。』吾曰：『三教雖別，成仙則同，奈何世人不肯精習耳，甚有人儒而鄙釋，入釋而鄙道，安知三教一體，皆成仙之階級哉！』女婢曰：『爾不愧仙子之母，頗有穎悟。』吾曰：『吾不過揣其情理，三教之道其實毫不知也，茲者承得女姑導吾，四下往觀，地獄天堂，俱為目睹，感恩不淺矣。但未問女姑在聚陰臺職居何神，所司何事？』女婢曰：『吾乃司善神祇，凡陽世好善者來茲，吾即導至西方以享極樂。』吾曰：『司惡可有神乎？』女婢曰：『司惡而得惡鬼者，牛首夜叉也。』吾欲再為究問，女婢倏然疾聲曰：『爾可歸矣。』因此一驚而醒，自今思及，若吾生乎為惡，聚陰臺遇鬼時，已入群鬼隊內墜落地獄矣，焉肯遣彼女婢，導至善境，而問仙問神如是乎？然司善神祇所言兒有道骨，願兒他日成道，俾爾九玄七祖，同坐仙車，娘之望也。』三緘唯唯而退。